

中法文化之旅丛书
Voyage culturel sino-français

圣-琼·佩斯诗选

Poèmes de Saint-John Perse

[法] 圣-琼·佩斯 著

叶汝琰 译 胥弋 编



圣-琼·佩斯诗选

Poèmes de Saint-John Perse

[法]圣-琼·佩斯 著

叶汝琰 译 胥弋 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Sélection des poèmes de Saint-John Perse
tirés de ses oeuvres complètes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1972
Tous droits réservés
Représentés par Garance SUN Agency, Paris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8-18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琼·佩斯诗选 / (法)佩斯著;叶汝琰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7
(中法文化之旅丛书)
ISBN 978-7-80762-481-3

I. 圣… II. ①佩…②叶… III. 散文诗-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241 号

书 名: 圣-琼·佩斯诗选
作 者: [法]圣-琼·佩斯
译 者: 叶汝琰
编 者: 胥 弋
责任编辑: 胥 弋
装帧设计: 友 雅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12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481-3
定 价: 2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圣-琼·佩斯 (Saint-John Perse, 1887—1975)

À la question toujours posée :
"Pourquoi écrivez-vous ?" la réponse
du Poète sera toujours la plus brève :
"Pour mieux vivre."

St. John Perse

“您为什么要写作？”对于这个经常被问及的问题，
诗人的回答总是最简短的：“为了更好地活着。”

——圣-琼·佩斯



佩斯在中国(代序)

叶汝琰

就这题目来说,谈“佩斯在中国”,其实就是指:其诗作在一定时段由中国人译介并评说;讲这一时段的一点史实,也略涉汉译文本在这里被接受或影响的范围。

在译介方面,除台湾地区而外,中国远远滞后于世界各国,台湾曾于1981年底出版《诺贝尔文学全集》第36卷,其中收入《圣-约翰·佩斯诗集》,莫渝译,该集共计130页(陈映真主编,远景出版公司出版,台北,1981年12月)。

* * *

一、而我国译介佩斯初年的散文诗作,竟可上溯到1930年代初:在中法大学教授铎尔孟(André d'Hormon)指导下,沈宝基先生已有译篇,见于当年《法文研究》杂志(1940年4月)。诗



人后来作品的汉译,则未见。既然这里提及铎尔孟,有必要指出,这是一位在法国颇负声望的汉学家。佩斯晚年回答让·波朗(Jean Paulhan)提问,说他是位渊博的汉学家;其实,作为诗人的同僚(1916—1921),铎尔孟已是法国公使馆的首席译员,同时,兼管索尔朋大学设在北平研究汉学的一个分支机构;1939—1943年该所出版发行著名的刊物《法文研究》(Etude française),曾经流传到昆明的旧书店。(抗战期间滞留北平的中、法学者们并未中断研究工作,包括汉诗、法国新诗的译介等专论,该刊撰稿人有:张若名、陈绵、沈宝基、郭麟阁及鲍文蔚、李熙祖等人。)

二、这里,许应反问,为什么佩斯供职北京期间,与铎尔孟同在法国公使馆长达五年之久,竟然未见他早期的诗作在中国流传呢?直到1909年,《新法兰西评论》(NRF)发表的《克罗采画图》,署名圣-莱热·莱热;1910年亦由该刊刊出《喜庆童年》。沈氏译诗选自1909年《克罗采画图》。1911年NRF再次刊出《赞歌》。后来,国内从未见《喜庆童年》和《赞歌》的任何译文,直到1980年代。可见佩斯在华期间,作品未得传译中国,原因主要在1914年诗人进入法国外交部后,其已发表的作品就不见再版,直到1924年。

可是这年,回国已三年的诗人,却以圣-琼·佩斯的笔名发



表《与君王的交游》和《阿纳巴斯》。这年,安德烈·布勒东(A. Breton)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1925年《赞歌》修订再版之后,1930年佩斯便中止文学活动。实际上,诗人佩斯从1925—1944年期间(诗人后流亡美国)婉拒他的诗作在巴黎重印;这样,诗人便同外交官阿莱克西·莱热(Alexis Leger)割断联系……中国也因之未见其作品传播(1930—1980)。

三、1939年,外交官莱热被撤销其外交部秘书长一职,1940年逃往伦敦期间,会晤英国首相邱吉尔,并在转往美国之前,于法国驻英大使馆约见戴高乐将军。与此相关,可由此联系个人往事:1946年,南迁昆明的中法大学,亦如西南联大一样,复原北返北平(本人被留校当助教),在中法大学图书馆有所发现:从图书馆找到便借出:1929年夏,第20期的《交流》(Commerce)。读到《法国抒情诗的解放》(Emancipation du lyrisme français)一文,作者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评佩斯的《阿纳巴斯》。该诗将出德译本,由贝尔纳·格雷图伊森(Bernard Groethuysen)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合译。霍夫曼斯塔尔此文拟作该译本的代序。不仅作序人,连两位合译者(在我)都得待查;《交流》杂志只有两期,不是学校所订,而是法国外交所赠。

我试译了论文的片断,以备日后阅读《阿纳巴斯》的参考:



《阿纳巴斯》屹立着，凭倚一道雄伟的背景，令人想到普桑(Poussin)的画卷，光闪下微妙的笔触。叙述(或记事)淘净了历史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暗示。它呈现的法文的明晰性无不依然如同马拉美承袭的音乐般的表达，在富于感受的含义、语言质地闪烁的各处，事物的外部仿佛为乐音所包裹，我们只感觉到崎岖和冷峻。那些质朴和纯洁的召唤、对本身的统领和主宰的词语，如戡称、净盐、理念，盐粒净化的功效及其圣洁都不断出现。转承是有意的生硬，陡然又重复的片断，恣意于东方的如许回忆，这一切逃避被阅读的同时又呈献在眼下。人们可以料定这是一部富于美和力感的作品，而且——人们无法道其所以然——是一部当今的精神、英雄气概和法兰西柔情交织的作品，而法兰西是产生一些新型的圣者，在其多道的南大门前缔造殖民帝国的法兰西。

我谈的是圣-琼·佩斯的原作，而不是诗篇的德文译本。这部如此类型的巨构几乎是不可能译的。

1958年左右，《外国文学评论》某期刊出一篇小说的评论，即评论萨冈的《你好，忧愁》。未几又刊出另一评论，批判对象为当年法共政治局成员兼哲学家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



义》，并就原作者在书中赞赏圣-琼·佩斯的部分加以批判；不久，阿拉贡的《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周刊迅速刊出与之“商榷”的文章。此事距诗人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还差一年多，可见时空若此之差异，以上文字出于同一时代不同国籍的学人之手，写出的论点如此悬殊，但也可以理解。

四、1942年，佩斯在美国芝加哥的《诗刊》首次发表《流放》，同年法国境内，马赛的《南方手册》(Cahiers du Sud)又将它正式发表，随之由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秘密出版，便在巴黎不胫而走……邵可倡教授，兼任云南大学校长法文秘书，自1942年秋起又兼中法大学法文系教授。1944年冬，邵先生经历不少艰辛回国探亲，1945年暑假，回到昆明，其间他个人假昆明太和街法国领使馆图书室招待在昆所有中国讲法语的各科教授，聚谈他巴黎之行的见闻和战后法国政局前景，并在会上展示他带回的图片和几本杂志，其中就有《南方手册》、阿尔及尔出版的《喷泉》(Fontaine)，都刊出了佩斯的《雪》。后来邵先生借给我看过，所以我对佩斯有印象，于是才有1946年回中法大学后，在图书馆找到上述的有关评价佩斯的法文资料。至于个人继续接触佩斯，主要在1946—1956年间，这大段时间中更多费时阅读诗作，尽可能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中，发现美国出版他的一系列“法英对照”的著名诗篇，但也不可能浸淫于其



间。还找到一些评论或访谈录等,除已提及的之外,据 1956 年个人所记:1956 年读到圣-琼·佩斯的一封信,原文发表在《柏克莱评论》(1956 年卷 I 第一期)上。而这一期实为“圣-琼·佩斯专号”(Hommage à Saint-John Perse);信是写给该刊主编乔治·于贝尔(George Huppert)的,专门就法国现代诗这一题旨与前者交流看法,兼及英诗和法诗在表达上的差异,显然出于乔治·于贝尔的要求,要求法国诗人谈论自己的创作。然而诗人采取切入英诗,引出他对自己创作,而婉约地有所揭示:

美国评论界流行一种藐视,在繁复的诗歌运动当中,倾向于怀疑法国诗开阔的发展方面语言的拓展,然而这样开阔的发展,实际包含的,减少的多于增加的,而且发展在整体上仍然有些矛盾,在省略和简约等手法的总体上——语言扩充的密度,依然是价值法则——抵制浮华。

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历来习惯于英诗的推导和程序——观念式的诗——当然成了定义或阐释式的诗,总是明确又合乎逻辑,因为源头在理性;于是甚至达到心智和道德的辩证所构成的形式上的连贯。法国现代诗则相反,因为法国诗只要求生动的诗句与鲜活的对象相结合,充分地相互渗透,甚至实质地相融合,达到主客体之间的



完美统一的认同。

作品中,诗人要求的未见得较他成功的来得重要,至于他本人,或他的生平,我早反对所谓轶事的概念,因为这往往在评论者那里不过正是逃脱作品本身的藉口。超出就他的诗作给予的兴趣之上……(以下略)

于是,我对佩斯从来就怀有的抱负,印象又深刻了些:从以上引文可领会到这一点,因而我觉得必须搞明白佩斯在西方诗歌界所处的历史地位。然而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但进入“洪荒年代”,个人遭际突变,尽管如此,国外文学评论界发生的事体或一篇评论,只要涉及佩斯的,总得找来一读,这就是以下自己援引自己所说的由来(也应留下一笔)。

五、从1958年3月28日至1971年,没有条件再接触佩斯,不过此后,无论读他总按顺序前行,诗篇的汉译,自然从诗人早年诗集中选译,但《赞歌》集和《喜庆童年》、《阿纳巴斯》都是全译。诗人流亡美国之后,所写长篇巨构,只顺序选译,而《流放》则全译。《雪》、《雨》、《风》、《航标》和《群鸟》都或多或少“节选”译得。

六、1956年以后,中国高校和学术界的情形,年岁稍长的学人都亲历过或有所熟识。以上略述所及,个人接触佩斯既有人



缘,还有书缘,尤其与个人生活工作环境有关:凡对外国文学包括诗,对欧洲或别国文学现状有兴趣者,无不从具体诗人或作家,甚至还试图联系本国文学现状而译介当前活跃于诗坛的某一二位诗人,这份工作实际上正是高校外语学人的传统工作:……就是说谁都有所期待。

但是由于新诗创作欲望的驱动,1949年秋之前数年中,都暂时放下译介法诗的念头。1949年至1958年,从事法国文学译介的事情,在我国就被提问译介什么?有选择问题,那就得按参数去选定,这就直接碰到实际问题有待解决;于是接谈个人于1971年返回北大,便旧事重提,提到日程,简略说来北大欧洲文学史教研室杨周翰教授同意个人译介佩斯的计划;当我退出参编大辞书之后,转到研究室之初,向杨谈及,未几就蒙准立项;工作之初,大量时间精力集中在阅读和资料收集,初略写成报告,分三大章:诗人生平诗作和外交生涯,以及诗人诗作的评估及其国际影响……(这便是后来,随着译诗的不断发表而公开发表的佩斯的三篇专论)1976年之前的“四人帮”时期,个人不可能发表什么译稿。中法建交后不久,蓬皮杜总统访华,在总理的国宴上,客人致答词,提及中法交流源远流长:20世纪出现两位法国诗人在北京工作并写作。答词原法文全文,张芝联教授传给我;我读到圣-琼·佩斯和谢阁兰的法文姓名,



私心不免“宽慰”；毕竟是作家、法诗热爱者、总统先生亲口举荐。至于谢阁兰的著名诗作《碑》，也曾赏识过，觉得要一步一步走，最先攻坚就是针对佩斯，于是向法国朋友求援，向他们要书要资料。1976至1977年，于如柏访问北大给我捎来包思拯（Paul Beauchamp）所赠《佩斯全集》并《荣誉属于圣-琼·佩斯》（Honneur à S. J. Perse）一巨册。这样重新来读佩斯，其间边做札记，边试译，积累了一段时间，发表译诗终成1980年的事……

只身接受武大校长登门邀我南下。听了他对武大与法国文化、教育领域合作的远景有所展望，而我三言两语点出了成事起头难。如应命，我当有所准备，初步设想或帮助设想系、所和一份刊物的构想，当即合拍。如今看当年的构想在三年之内一一实现，我是义无反顾的。系所先后建立，《法国研究》也随之应运而生，这样，便有条件在1983年秋在武汉召开法国两诗人谢阁兰和圣-琼·佩斯讨论会。会议如期召开，谢阁兰方面，应邀莅会的亨利·布依埃（Henry Bouillier）是法国著名专家、教授，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即以谢氏为论题。这次他由法国使馆参赞陪同前来作专题报告。盛成先生也由北京前来与会。至于应邀前来与会，专就佩斯进行发言者：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齐宗华专论佩斯外交生涯；中央编译局施康强提交法文论文：《佩斯的中国交游》；北大研究生陈力川、金丝燕法文发言，引论诗



人诗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蔡若明评读诗人晚年（1959）写于本土居家的长诗《纪事》。此前，佩斯诗作和评介都已有汉译，见刊于北京《外国文学》和桂林《国际诗坛》等期刊。所以说1980年代，佩斯在部分高校大学生和法国诗爱好者那里，在部分青年诗人中，都已一定程度地被接受或产生良好影响。武汉的讨论会的缘起，也正是出自：向中国法国文学教学研究界，新一代诗人们，推荐当代法国诗坛两位重要诗人、作家……

《赞歌》：“我按照景仰的心情说话”（原文简练：Je parle dans l'estime）。它在1925年的巴黎，对思考的、写作的年轻人极富魅力，好一阵时间，影响几乎达到主宰地位，因为它们成了诗的处方，甚至成了诗的定义，让人回想到抒情的颂扬和礼赞的因子，可能的规则。已经不关古典艺术，也与现代艺术无涉，仅仅涉及感觉到的又写出来的诗篇，而且按照崇敬的心态感觉又写下的东西。我曾据以乘兴，一气译得《赞歌》和《喜庆童年》全诗，随后相继译全《阿纳巴斯》和其他长诗的“节选”译得。并且于1983年以来分别见刊于境内，其中《阿纳巴斯》译本，曾寄给法国的佩斯基金会，并附程抱一的介绍信。至此，我们于此指出，1980年代，中国一些大学生和写诗的年轻人，如杭州大学和浙大爱好诗歌的年轻人，找到了佩斯的译诗，读后而发问或感想：这才是诗，原来就有这种写法……散文诗的正宗？开朗



诵会,朗诵佩斯短诗或长诗片断……到了1990年代,网络流行,“诗生活”等网站发表我的译诗,找到李绚天(阿九)问过究竟。短信答我以长信,内容如上说。这大概可以认为是佩斯被接受或影响的一个侧面。后来该网站又发了我旧译超现实主义诗篇……

上面提到1958年批判佩斯的事,批判者竟找我为他主编的百科全书法国两卷本写佩斯条目,我建议也应收布勒东、查拉或达达主义,我也写了条目,一并收入。往后,友人为我,收集网站所发的有关佩斯的读者留言及相关反馈,在佩斯的评价上,有人看法竟然近乎叶氏……这样,也产生疑问,佩斯的读者的层面只能如此?大概就在这年,1999年,友人寄来《圣-琼·佩斯诗选》(管筱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其实是四个长诗的全译:《远征》、《流亡》、《风》、《海标》,译诗长达218页。对比之下,个人所全译者只是《阿纳巴斯》和《流放》,其余长诗《雨》、《雪》、《风》、《航标》、《群鸟》皆选节译得,诗界及学界就“佩斯在中国”,一直不见译评。这是否如同我所说的:论述佩斯的诗人,译诗和评译,都非应急之作。何况评来就直接涉及原文……

为方便中国读者阅读,译者先后谈到诗人诗作,这里不妨重说一点,尤其因为新译本的译者和代序的作者,就汉译文本



和诗人诗作，都一字不着。

* * *

佩斯全部诗作横亘长期中断而形成两个部分。中断期间，诗人闪到外交家背后。前期的《赞歌》呈现的是极为丰富的大自然。《阿纳巴斯》是一部个人历险记。但是在《风》和《航标》中，诗踏进宇宙的秩序同时，他扩大了思维空间而抵达人类辽阔的创举，就是说历史的运动。这在诗的内涵上不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诗人拥抱全世界、人的一切力量，其意义，其节律以及它们，我想着重谈所全译《赞歌》、《阿纳巴斯》以及《流放》。《赞歌》是将诗混同感受，快乐及其多样性。《阿纳巴斯》，不妨重说，诗人本人就在诗中出现，而且置身于征战军旅、骑手们当中而被忽视；“然而，蓦地出现身着晚装，居先依次解答一道道难题者，正是那腰果树下坐着的说书人！”。同样，在《流放》中，诗人仍然只是流亡的见证人：“那么，时候到了，呵，诗人，吐出你的名字，你的生身，还有你的种族……”同样，在长诗《航标》中，正当与大海签约的时刻，深感大海是不可言说的伟大的力量，岂不是最自然，极必要的诗人晋升至最高的奉献了：“我献给你的金指环，诗人！为的是完备这次联姻。”这里，只限于点到为止，容后详尽地待说吧。